



尉 上 隆 科

凱 希
捷 斯 諾 一 海 爾 普
杜 多 夫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科 隆 上 尉

荣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57年度
国家奖金的諷刺喜劇电影剧本

H·凱 希
(德国) M·捷斯諾—海尔 著
S·杜 多 夫
辛 雨 譯

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958·北 京

科 隆 上 尉
H · 凱 希
(德国) M · 捷斯諾—海 尔 著
S · 杜 多 夫
辛 雨 譯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便舍版寺1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公厘 $\frac{1}{32}$ · 印張3 $\frac{4}{9}$ · 插頁3 · 字數96,000

1958年6月第1版

195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2,756册 定价(7)0.37元

統一書號: 10061 · 87

“Der Hauptmann von Köln”

Eine Satirische Filmkomödie

von

Henryk Keisch

Michael Tschesno-Hell

Slatan Dudow

Henschelverlag Berlin 1956

内 容 說 明

在今日的西德，最受統治者寵愛的是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血債累累的戰犯。他們被奉為至寶，受到種種優厚待遇，因此，居然便出現了失業者冒充戰犯、捏造戰爭罪行等等怪事。本書作者抓住了這種絕妙的題材，寫成了這個出色的劇本，用它來狠狠地諷刺了西德統治階級的瘋狂的备战活動。

在劇本里，一個失業的酒店伙計由於名字的巧合，竟被誤認為已失蹤的戰犯阿爾倍特上尉而大受款待。他為了貪圖溫飽，也就將錯就錯，索性冒充到底。於是，一個籍籍無名的小伙計便逐步高升，從大公司的高級職員一直爬上了聯邦議院議員的高位，甚至差點兒當上了政府的部長和壟斷資本家的女婿。後來真戰犯聞訊趕到，假戰犯便因“沒有犯過戰爭罪行”的“罪行”而入獄。一場令人啼笑皆非的活劇便暫告結束。

這個劇本已被拍成彩色影片，影片的編劇和導演榮獲了民主德國的國家獎金。

統一書号: 10061·87

定 价: 0.37 元

我們这里講的故事
是有事实根据的，
因而許多剧中人物
必然会使人回忆起
某些当代的名人。

故事发生在1954年某一天……

科隆，1954年。帶有兩個尖塔的科隆大教堂在昏黃的夜空下顯得十分觸目。遠處是其他房屋的屋頂、新建的高樓大廈，和東一堆西一堆戰爭中遺留下來的斷垣殘壁，一座鐘樓上的大鐘打了七下。

靠近路口一座房子的門道里，擺着一個報攤。街上人聲嘈雜，報販帶着萊茵省的土音，沙聲地喊着晚報的新聞標題：

“西德信使報！販毒案第三天開庭！西德信使報！德國的經濟奇蹟！黑森省彩票開獎！西德信使報！”

彩色的霓虹燈、刺眼的海報，正在為轟動一時的影片“絞殺案”大作廣告。行人在電影院門前匆匆忙忙地來來去去，但有一個男人却安閒自若地向着報攤走來。他就是漢斯·阿爾倍特·霍普特曼。他走到報攤旁邊買了一份報。一個派報的騎了輛車，飛快地駛過報攤，順手丟了一包剛出版的晚報給報販。霍普特曼正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彩票，跟報上的中獎號碼單對了又對。從他的失望的臉色來看，他這回准又落空了。他憤憤地把彩票團成一團，繼續逛他的馬路。

報販這時又喊起剛拿到的晚報的新聞標題：

“西德信使報！販毒案波折橫生！四十名金髮女郎受審！西德信使報！”

過路人停下來，買了份報，边走边看起來。

“車站一角”酒店的大廳。在彩色電燈的照耀下，自動唱機放送着爵士音樂。牆上和特制的座架上放着“吃角子老虎”①。在碰

① 一種賭具。——譯者

运气的赌徒旁边，一簇簇地圍了好些深通此道的“軍师”，其中大半是青年人。霍普特曼也夹杂在里面。他在周圍人們的鼓动下，兴致勃勃地把角子一个一个塞进老虎嘴。在另一架“吃角子老虎”旁边，站着一个瘦骨嶙峋的男人，他正在抓头抓腮地想砸破那个吞完了他的财产的刁鑽玩意。他瞥了一肚子怨气，从那批幸灾乐禍的軍师中間挤了出去。

霍普特曼像中了魔似地不断伸手到口袋里去掏錢。他掏出最后一个馬克，把它交給一个小孩子去換角子。正在这时候，“吃角子老虎”叮叮噹噹地吐出了一堆角子。

小孩子跑到柜台前面，把錢交給酒店老板戈戴克。戈戴克是个五十来岁的矮胖子，他收了錢，推給他兩堆角子，每堆是五个。小孩子跑向霍普特曼，他迅速地对着角子吐了口唾沫，然后再交給霍普特曼。

在另一架“吃角子老虎”前面，一个賭徒全神貫注地瞪着轉盘。他的脑袋也跟着轉动不已。霍普特曼正目不轉睛地看着轉盘，脑袋也不由自主地轉起圈子来。突然，霍普特曼的臉上浮起失望的表情：他又輸了。他現在只剩下仅有的一个角子了。他摆出一付听天由命、滿不在乎的姿势，把角子往上一拋，然后又熟練地接住了它。他对老板打了个招呼：

“嗨，老头子！”

报販还在路口附近叫喊最新消息的标题：

“西德信使报！販毒案波折橫生！德国的經濟奇迹！刑庭帮办当偷車賊！西德信使报！”

霍普特曼閒散地向报攤走去。他冷淡地看了一眼張貼在那里的报纸。他剛要再往前走，忽然看見身旁走来了一位漂亮的女郎。汉納萊索·烏尔丽赫在她的手提袋里搜摸了一陣，想找些零錢来买一份报。但是她沒找到。她帶着表示歉意的微笑，把一張十馬克的鈔票遞給报販：

“对不起，我没有零钱！”

报販看到要找錢，感到很不耐煩，嘴里嘀咕了一声：“哪有空找啊！”

他没有去接女郎的鈔票，忙着又招呼别的顧客去了。霍普特曼看到烏尔丽赫的窘境，便走过去給了报販一个十芬尼的角子：

“这兒，我替那位小姐給的！”

他一面向女郎頷首微笑。烏尔丽赫正感到非常为难，霍普特曼却很大方地揮了揮手說：

“呵，不算什么！”

烏尔丽赫聳肩，拿起報紙，对他微微笑了笑表示感激，就轉身走了。霍普特曼也跟上去。她一发现身旁有霍普特曼，不禁立刻恍然大悟，原来他的慷慨是为了想接近她：

“呵，是这么回事，請等一等！”

她停了步，又打开她的手提袋搜索了一阵，然后又伸手到大衣口袋里去摸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十芬尼的角子。她把錢塞在他手里，尖刻地說：

“請收下，多謝，多謝！”

她說完轉身就走。霍普特曼用惋惜的眼光目送着她。他把那个角子往上一拋，然后熟諳地接住了它，歎一口气，轉身走了。

卖煮腸子的小攤。女攤販揭开冒着热气的鍋子，搅动一下泡在热水里的腸子，捞出兩根放在旁边。霍普特曼剛好走过这里，他用飢餓的眼光看了看腸子。女攤販以为他要买腸子：

“先生，您要腸子？”

但是霍普特曼却装出一付酒醉飯飽的模樣：

“謝謝，我吃过飯了。”

他换上一付無动于中的臉色，繼續向前走去。

在一家飯店的門口。霍普特曼閑散地走过来，津津有味地看了

看挂在門旁的菜單。他又拋擲了一番他的角子。突然，他改变了主意，一脚踏进了飯店。

飯店里上座很冷清。他擺出一付闊客的派頭，在桌子旁边一坐，大模大樣地拿起裝在皮夾子里的菜單翻了翻。一个侍者急急忙忙地走过来：

“您要什么，先生？”

霍普特曼若有其事地研究着菜單，菜單上面印着一长串用各种外国文称呼的高貴菜名。最后，他冷淡地把菜單往旁边一推：

“就只有这么些菜？”

侍者吃了一惊，但仍然很恭謹地：

“是的，先生！”

“我很想吃龙虾……法国式的！”

侍者这下明白了，原来他是在对付一个口味極高的顧客。他用深表同情的口吻說：

“很抱歉，沒有，先生。”

霍普特曼表示很失望：

“嗯……芋头嵌肉呢？”

“对不起，先生……也沒有。”

霍普特曼現在声色俱厉了：

“好吧！那就請經理来一下！”

侍者显然是被唬住了，他鞠了个躬：

“是！”

他急急忙忙地退下去，霍普特曼則滿面怒容地靠身在椅子上等着。經理跟在侍者后面来到霍普特曼桌边，很有礼貌地鞠了个躬：

“先生，您有什么事情？”

霍普特曼靠在椅子上，斜着眼睛看了他一眼。他突然單刀直入地說：

“我要找一个工作！”

經理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：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的名字是霍普特曼。我当过跑堂。我精通这一行！在最好的飯店里干过，有国际經驗！Je parle français！ I speak English！ Parlo Italiano！ Hablo Español！①”

但經理譏刺地說：

“我用純正的德語告訴您：我這裡沒有工作給您！”他高興地拍了拍霍普特曼的肩膀：“可是我真該賞您一杯法國葡萄酒！”

他向侍者使了個眼色就走了。侍者向閒立在櫃台旁邊的幾個同事看了一眼，他們正無事可做，把抹桌布挾在胳膊下，從頭到尾地欣賞了這場活劇，不禁相視而笑。侍者取過酒來。霍普特曼把杯子湊到鼻子邊聞了聞，皺皺眉頭，流露出不滿的神色。他像對老同事說話似地對侍者說：

“這不是什麼真正的‘馬特爾’，”他想了想：“嗨……‘馬特爾·戈登藍牌’……那時我們的酒窖里堆滿了這種酒，在法國，在我們的軍官宿舍里……我那時候掌管一切，我是總領班。”

他把酒一飲而盡，放下杯子，默默地打了個招呼，就往外走去。侍者嬉皮笑臉地目送着他，然後用抹桌布擦干了擺酒杯的地方。

在一座簡陋的公寓房子的樓梯過道里。時間已經是深夜。樓梯過道里的電燈亮了。有人走上樓來：那是霍普特曼。他想打開一扇房門，但裡面却已經上了門。一個只穿了件襯衫的男人開了門：

“您有什麼事情？”

霍普特曼半吃驚、半憤怒地喊起來：

“這倒好呵！我是住在這裡的呵！”

這時後面傳來女房東的聲音：

① “我會講法語！我會講英語！我會講意大利語！我會講西班牙語！”——譯者

“过去是你住的！你四个月沒有付房租了！我又不是办善堂的！咳！今天起这位先生住这兒了！”

穿衬衫的男人怕多惹是非，便赶紧关上了門。霍普特曼茫然無措地站在門外，囁嚅地說：

“可是許米茲太太，您不能讓我……深更半夜的……”

“那么什么时候？白天我哪里找你去？”

霍普特曼狼狽地举起兩只手：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說的呢？許米茲太太得意洋洋地說：

“請看！您的东西在这兒呢！算是抵押！”她扮了个鬼臉，把門冲着他的鼻子推上。

霍普特曼急忙把門頂住：“可是許米茲太太！至少請把那个箱子还給我！那个小的！”

許米茲太太把門开了一半：

“我的一百二十八个馬克呢？”

“您如果把我的箱子拿走，您这笔錢就算沒希望要回啦！我那一套黑礼服就在哪里面。要沒有它，我就休想找到工作啦！”

許米茲太太打量了他一会儿，口气变軟了一些：“好吧！”但她一面往里走，一面喊道：“門上的鑰匙呢，小伙子？”

霍普特曼滿心不乐意地从鑰匙鏈上解下了兩個鑰匙，鏈子上現在只剩下兩個小小的箱子鑰匙了。許米茲太太把一个中型的皮箱提到門口：

“給你！”当霍普特曼授給她鑰匙的时候，她还不客气地加了一句：“你別忘了我的門牌號碼！”

霍普特曼提起皮箱，剛想起步，忽然回头看見門上有一張用图釘釘住的名片：“汉斯·阿尔伯特·霍普特曼。总領班。”他放下皮箱，把門上的名片取了下来。

街道。在路灯的微光里，霍普特曼从房子里走出来。他無可奈何地把手里的名片插进上衣口袋。他視同珍宝的那只皮箱上面貼滿

了世界各国的大飯店的行李籤条，五顏六色，煞是好看。这里有瑞士的、西班牙的、奧地利的、法国的、南美洲的……

霍普特曼漫無目的地在人行道上蹣跚而行。他消失在黑暗里，他的脚步声在深沉的夜色中孤独地发出回响。

第二天清晨。在“車站一角”酒店門前。酒店老板戈戴克拉起窗上的簾子。行人匆匆忙忙地趕着路。霍普特曼夾杂在人群中，又出現在熹微的曙光里。

在酒店的大厅里。一个女人正忙着收拾屋子。她把反扣在桌子上的椅子拿下来摆好。戈戴克走到柜台后面，把杯子对着光逐个地檢查了一番。

衣履不正、鬍鬚滿面、通宵未睡的霍普特曼推門进来，一言不发地走到柜台跟前，放下了手里的皮箱：“早安！”

戈戴克吃了一惊：“老兄，你臉色怎么啦？”

霍普特曼咕嚕了一声：“没什么！”稍停了一会兒：“給我一杯燒酒！”

戈戴克滿不高興地給他倒了一杯酒。霍普特曼一飲而盡，順手从一只筐子里抓起一只小面包，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。

一个做完夜班的搬运工人和几个火車站工作人員走进酒店，說了声“早安”，把飯盒和背包往柜台上一放。有一个点起了一支香烟。

“一杯啤酒！”

“一杯甜酒！”

“再来一杯甜酒！”

霍普特曼又拿起一个小面包，三口兩口吞了下去。戈戴克正从錢柜里拿出角子裝到抽屜里去。門外又走进来一群人，有几个穿着馬袴和高統皮靴，有几个則穿着美軍制服，此外还有几个穿的是便服。他們爽朗地跟大家打着招呼：

“早安！”

霍普特曼用好奇的眼光看着这批刚进来的顧客，戈戴克殷勤地招呼着他們：

“早安，先生們！”

戈戴克沒想到一清早就有一大批顧客上門，不禁笑逐顏開。霍普特曼乘机对戈戴克說：

“老头子，借我一个馬克！”他指了指“吃角子老虎”：“我再到老虎头上去碰碰运气。”

戈戴克不高兴地抓了一把角子給他。霍普特曼赶紧接过去，轉身就往“吃角子老虎”那边走去。剛進門的顧客中間有一个穿得很講究的男人很有禮貌地对戈戴克說：

“掌櫃先生，請給我的朋友們一人一杯酒！”

他的帶鼻音的重音使人回忆起当年的納粹軍官。有人喊了一声：

“咱們一共几个人？”

另一个声音开始点数：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

霍普特曼往老虎嘴里塞了兩個角子。他象中了魔似地瞪着跳動的圓球。可以听見点数的那个人的声音：

“九杯海菜酒，九杯白蘭地！”

有一个跑到唱机跟前撥了一个號碼，往洞洞里丟进一个角子。一張磨損了的唱片发出“丽丽·瑪琳”的旋律。

霍普特曼垂头喪气地回到柜台跟前对戈戴克說：

“再借給我一个馬克！”

戈戴克正忙着倒酒，根本不耐煩給他拿錢。他沒好气地咕嚕了一声：

“嗨，倒霉鬼，我这里就到此为止啦！上‘摄政王’飯店去一次吧，今天那兒有个大宴会，什么軍人大会之类的……那兒也許需要临时工！”

霍普特曼觉得这是个好机会：

“‘摄政王’……？”他摸了摸自己的尚未剃过的下巴：“你有管事的刀片嗎？”

戈戴克沒理睬他，只是指了指通后院的一扇边門。霍普特曼拿起他的皮箱，往后院走去。戈戴克怒冲冲地对着他的背影喊道：

“下一回你該向我要一付嫁奩啦！”

一座临街的大飯店。这是一幢十九世紀建筑风格的大房子，大門上閃爍着几个金字“摄政王飯店”。人行道上走过来一群男人，其中有几个手里提着皮箱。从外表上来看，这是一群刚从外地来的旅客。他們的穿着跟我們剛才在酒店里看到的那一批很相像。几輛汽車駛到飯店門前停下。正向飯店走来的那群男人向正在下汽車的人打了个招呼，神情拘謹而又帶几分亲暱。

霍普特曼沿着人行道向飯店走来，手里提着皮箱，臉上刮得光亮整洁。一个男人走在他后面，臂下挟了三面装在套筒里的旗子。霍普特曼走到飯店門前，躊躇了一下，然后鼓起勇气推进門去。在他身后关上大門上，赫然貼着一張布告：“本飯店已由大会参加者包租，暫不对外营业！”

飯店的过厅。霍普特曼在入口处站了一会兒，发现領班正站在过厅另一端。他顧不得放下皮箱，就逕直向他走去：

“对不起……”

但領班手忙脚乱地对他敬了个礼：“先生，我簡直忙不过来啦！請稍坐一会，我立刻就来听候吩咐！”

他急急忙忙地走开了。霍普特曼只得走回去等着。他走到过厅的另一端，那兒的一个角落里有好多位紳士大模大样地坐在沙发上和軟椅上。有人从他后面赶过来，对那些坐着的人說道：

“先生們請吧，請上电梯吧。”

那批人站起来，拿起地上的行囊。来招呼他們的那个人显然是負責接待工作的，他轉过身来很客气地对霍普特曼說：

“請坐，弟兄①，我立刻就回來！”

說完話他就又急忙地走開了。

“弟兄”這兩個字使霍普特曼怔了一怔。但他還是坐下來，滿感興趣地向四周看了看。

過廳里到處有人在急匆匆地走來走去。人們互相打着招呼，常常還叫着軍銜。有一個男人急匆匆地向另一個人走去：

“我的天哪，基斯勒中尉，老朋友！您還活着？”

對方猶豫了一下：

“是呵！”他有點感到狼狽，但臉上仍然掛着微笑：“我在那兒見過您？”

招呼他的人高興地捶了他一下胸脯：

“在明斯克，1943年！在巡迴野戰病院里！”

對方这下記起來了：

“米科萊特上尉！對呵！這真太妙啦！”

兩人走到霍普特曼旁邊的沙發跟前，互相敬個禮，便坐下來等着。霍普特曼這時又對他附近另外兩個人的談話聲發生了興趣。一個聲音氣咻咻地說：“這兒是什麼地方呵！臨時工！”霍普特曼回頭一看，原來是領班正在那裏對一個神情狼狽、衣着朴實的男人大發脾氣：

“我這兒的正式雇工還都沒有全使上勁呢！我自己還得想辦法找個臨時活呢！”

這些話使霍普特曼的臉上浮起一陣失望的神色。前車之鑒，他看來也沒有找到工作的希望了。他提起皮箱，正想往外走，那個負責接待的工作人員卻正急急忙忙地迎着他走來。他對霍普特曼和其他一些等在那兒的人說：

“好吧，弟兄們，我給您們準備了雙人房間！”

有一個軍官高興地喊道：

① 這是希特勒軍隊里互用的歡呼。——譯者